

## 佔屋文化的反叛性與自由精神： 淺談柏林 Art House Tacheles 的次文化表述

陳 萱

在 68 運動的背景下，柏林的佔屋文化 (squatting) 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60 年代。這是第一次的政治意識形態的佔屋。整體而言，佔屋運動往往與左派 (Left Wing Politics) 和自治意識形態 (autonomous) 有關。東西德統一之後，柏林空蕩蕩的建築和廢墟如雨後春筍般地浮現，佔屋者 (squatters) 便不停地尋找空房子。從那時起一直延續至今的佔屋文化便塑造了柏林另類 (alternative) 的風格。

本文將把佔屋作為戰後城市佔屋運動 (urban squatting movement) 進行探討，指的是未經過同意下或者廢棄建築物的使用。然而，一般而言，佔屋者的佔屋目的地是多樣的。本篇將在次文化 (subculture) 框架下研究。1990 年代柏林 Art House Tacheles 發生的佔屋運動。根據 Hebdige Dick，次文化藉由其抵抗的表現形式中反映了他們與其他文化的差異。筆者認為 Tacheles 可以被解讀為一種次文化現象。Arthouse Tacheles 藝術家的象徵性行為來實踐次文化的意義，並觀察它如何與抵抗 (resistance)、另類、自治價值觀相呼應。

### arthouse tacheles 歷史背景和佔屋文化

歐洲各大城市佔屋運動大約開始於 1960 年代，與二戰有著密切的關係 (Pruit, 2012) 不得與反文化運動中盛行的土地佔屋 (land squatting) 混為一談，城市佔屋主要是指對閒置建築物的佔用行為由於戰後重建。由於其城市建築受到戰爭導致的權力變化趨勢的高度影響，城市佔屋一直是柏林的一項引人注目的社會運動。這座曾經被東西方分裂的城市，尤其是在 1980 年至 1990 年間，柏林的佔屋運動達到了最高峰，其中許多都至今仍活躍 (Jensch, 2022)。本篇研究的個案 Art House Tacheles 是一座建築和雕塑公園，是佔屋運動的標誌性建築之一。活躍於 1990 年到 2012 年，是位於柏林米特區 (Mitte) 的藝術建築。原建築建於 1907 年，曾是百貨公司和展覽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它被納粹佔領。隨後，它被東德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拆除。約在 1990 年代二月由一群藝術家正式佔據。Tachles 的名字由此而來，在意第緒語中意為「清晰而直接地說話」 (Stuckert, 1992 年) 當時它以其多樣性、文化和藝術而聞名。該建築

被用作 69 個座位的劇院、工作室、派對、音樂會、舞蹈表演等等。Tacheles 以塗鴉、顏料、雕塑為特色，是表達藝術和自由的空間，並塑造柏林左翼政治意識形態的身份，Tacheles 實踐自治的理想。

## 次文化還是私闖民宅？

次文化一詞可以追溯到它的根源：CCCS(當代文化研究中心)Hebdige(1991)，在他的《次文化：風格的意義》一書中，大量借鑒了 CCCS 的理論。這仍然是有爭議的，因為在次文化的論述中，各學派認為次文化已經從基於階級的抵抗轉變為享樂主義式的消費選擇。由於我們處於階級與文化混雜化的時代，中產階級反文化和工人階級次文化之間的區別不再明顯。(Muggleton & Weinzierl, 2003)

佔屋者的目的為何？為了破壞還是純屬好玩？佔屋運動目的往往是出於佔領無產權建築物。本文將分析 Tacheles 透過藝術而進而實踐理想的象徵性行動。次文化的目的可以看作是展示與主流之間的差異，這可能是「反社會的」(Jenks, 2005)那麼，從他們的行為為可能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的意義上說，佔屋者是「反社會」嗎？固然，佔屋往往是非法的，換言之，可能面臨許多將被政府疏散的法律問題。由於佔屋活動的非法性，或在非法侵入的背景下，關於佔屋是否以負面方式嚴重影響了社會的討論。

## Arthouse Tacheles 作為抵抗當權的形式

由於柏林已經擺脫了作為冷戰爆發點的英雄角色，並努力將自己想像成一個統一國家的新首都。(Huysen, 2009, 頁 49)

由於柏林複雜的歷史，當局者有自身的城市規劃。Tacheles 代表了一種抵抗記憶被帶走的方式。筆者認為 Kunsthaus Tacheles 可以被解讀為抵抗的形式：它展示了柏林，而不是忽視它。藝術家隨即佔據，它不僅代表了統一後的狂喜，也代表了它的城市歷史(Huber & Stern, 2005)。記憶的方式有很多種，而記憶可以透過多種方式保存下來。對於建築的回憶也是如此，一旦它們被拆除，不僅建築本身被帶走，帶走的還有關於一個地方的記憶。東西方統一後，面對社會結構變化，出現了許多無歸屬權的建築。Huber 和 Stern 回應了 Janet Stewart 對 Tacheles 的評論，提到它展示，而不是掩飾城市景觀中的歷史斷裂。一個地方可以代表身份，藉由佔用一座建築，將一個廢墟轉變成一個實踐群體的另類生活方式的地方，這與次文化生活方式的理念相呼應。如 Hebdige(1979) 認為，次文化的群體在父母文化中定義自己在於，他們將他們所體驗的差異體現在次文化生活方式的對象上(Hebdige, 1979)。因當權者對於一個地方的身份忽視而表達意義是一種抵抗的表現。由此可以理解，Tacheles 拒絕否認柏林歷史的動盪

過去，我們便可以將 Tacheles 視為一種抵抗聲明。

## 自治主義中的自由與藝術

柏林的佔屋運動一直發生到現在，是佔屋者以自己的方式取回公共領土的一種方式。有些地方面臨搬遷訴訟。比如“Liebig34”，它是柏林自治場景的象徵。一個著名的佔屋活動“Kein Haus weniger”(德語：一棟房子都不能錯過)聲稱它作為保護城市政治、社會和文化的重要行動(Jensch, 2022)。如前面所提及，城市佔屋可以被概括為地方敘事的另一種方式。其意識形態強調留地的自我管理，體現了一定程度的地方認同。

Tacheles 的情況是指佔用一個建築物，反映了自主主義的享樂主義。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痕跡，政治上明智的，意識形態上的。回到本研究的案例，我將進一步探討 1990 年代的佔屋運動。1989 年，佔屋運動的特點是無政府主義，反對任何資產階級和任何規則。當時，Tacheles 是名為 WYDOX 的藝術和文化項目的主要地點，該項目旨在為自我實現創造空間，而不是為住宅目的。(Squatting in Europe: Radical Spaces, Urban Struggles, 2013) 如本文前面所述，藝術家們將廢棄的建築變成了一個多功能的展覽藝術中心。這位藝術家沒有將佔屋作為居住目的，而是參與了一項文化計劃。WYDOX 計劃允許他們發揮創

造力，在他們所擁有自己自由的空間中，這可以被解釋為一個地方的「敘事形式」。Latham(1999)指出，一個地方的敘事方式可以是動態和主動的，在這種情況下，Tacheles 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敘事的形式。它本身創造了一個活躍性質的敘述空間。

## 結論

綜上所述 Kunsthaus Tacheles 表現出對權威的抵抗，並以藉由藝術挑戰社會所忽視的現象。藉由藝術，它不僅表達了一個群體的意識形態，闡述自己的故事展現地方的身份。Kunsthaus Tacheles 基於法律問題，於 2012 年被強制撤離。到目前為止，擅自佔地者和許多次文化群體，往往認為是邊緣化，或者在體制內無法被接受。至少那些不願意妥協的人是做到了，或許我們便能思考次文化的意義。

## 參考資料

1. Huber, N., & Stern, R. (2005). Sites of Resistance / Sites of Transition. *AA Files*, 52, 24–33. <http://www.jstor.org/stable/29544799>
2. Huyssen, A. (2009). *Present past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 Press.
3. Jenks, C. (2005). *Subculture: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social*. Sage Publications.
4. Jensch, L. (2022). Retrieved 3 May 2022, from <https://www.goethe.de/ins/tw/de/kul/dos/sta/21885686.html>

5. Pruitt, H. (2012). The Logic of Urban Squat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7(1), 19-45. doi: 10.1111/j.1468-2427.2012.01116.x
  6. Hebdige, D.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1991.
  7. Latham, A. (1999). Powers of Engagement: On Being Engaged, Being Indifferent, and Urban Life. *Area*, 31(2), 161–168.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03971>
  8. Minor Compositions. (2013). *Squatting in Europe: Radical Spaces, Urban Struggles [Ebook]*. Brooklyn. Retrieved from <http://www.minorcompositions.info/wp-content/uploads/2013/03/squattingineurope-web.pdf>
  9. Muggleton, D., & Weinzierl, R. (2003). *The post-subcultures reader*. Berg.
  10. Pugh, E. (2015). "You Are Now Entering Occupied Berlin": Architecture and Rehab-Squatting in West Berlin. *Centropa*.
  11. Stuckert, H. (1992). Tacheles: "To Speak Clearly." *TDR (1988-)*, 36(1), 169–176. <https://doi.org/10.2307/1146186>
-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生)

### 諾貝爾文學獎由法國作家安妮·艾諾獲獎

本屆諾貝爾文學獎由法國作家安妮·艾諾(Annie Ernaux)摘下桂冠，這也是法國第 16 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她是巴黎塞爾吉—蓬圖瓦茲大學(Université de Cergy-Pontoise)的文學教授，共出版約 20 部作品，全部由法國伽利瑪出版社(Gallimard)出版。

瑞典學院宣布她的獲獎理由時指出：「因為她以勇氣和高度敏銳度揭示了個人記憶的根源、疏遠和集體限制。」她的作品主要是自傳體，從家庭、成長經歷以及成人後遠離父母的故事，透過故事剖析了社會階級的重量和愛情中的激情，這兩個主題也標誌着工人階級出身的女性成長的撕裂旅程，出色地描繪了戰後隨着法國社會的動蕩而發展的女性的私密生活。諾貝爾官方推特表示，此獎以表彰她的勇氣，用客觀的敏銳度觀察，並揭開她成長的根本，以及集體約束限制的個人記憶。

安妮·艾諾的小說改編電影《正發生》(Happening)正在台灣上映中，本片改編自其 2000 年出版的小說《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L'Événement)，以鉅細靡遺的日常細節，描述墮胎作為刑法犯罪的 60 年代，一個 23 歲年輕女孩的身心煎熬。